

回望上巳

□ 曹渊

春风过阡陌，翠色染溪山。时序辗转处，暮春三月三。上巳，华夏最古老、最温润、富有东方韵味的节日，在每年暮春。它始于先秦的溪水间，栖于汉唐的诗卷里，传于魏晋的文墨中，历经千年光阴，依旧携着碧波、兰香、风流、雅韵，款款而来。上巳于先秦而肇始。古时以三月上旬巳日为上巳，魏晋之后，始定格于每年三月初三。最初是人间祈愿。先民临水而立，采兰濯足，拔除不祥，以春溪清水涤尽冬日尘垢，以香草拂去岁序灾厄，谓之祓禊。一汪春水，涤身净心，既是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亦是对岁月安康的期许。河畔祭祀高禘，祈子孙绵延、人世安和，草木初生，万物向阳，所有朴素的心愿，都融在暮春的和煦惠风里。随后时光漫行，上巳渐渐多了人

烟火与儿女柔情。它成了华夏最古老的节日。《诗经·溱洧》中优美的诗句描绘了彼时盛景：溱洧汤汤，春水泱泱，士女相携，手秉兰草，笑语相和，赠芍药以寄情思。河畔踏青，陌上相逢，春光作媒，清风为信，没有浓艳世俗的浮华，只有少年心事，纯粹热烈，于春水之畔，绽放成千古温柔。原来，人间最动人的相逢，就藏在这三月的曦光里。上巳至魏晋而风雅。魏晋时期，上巳被文人雅士酿成了千古风流的诗韵琼浆。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稽山阴，兰亭修竹。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引溪为曲渠，置觞于清流。曲水流觞，一觞一咏，尽是山林意趣；右军挥毫，行云流水，成就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笔下的山川风月、人生俯仰，将上巳从民俗良辰，升华为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雅集。此后千百年，但

凡提及上巳，世人心中，皆有一溪清涧，一丛修竹，一纸墨香。上巳于盛唐而鼎盛。盛唐气象的都城长安，上巳佳节烟火繁华，满城欢腾。杜甫诗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杨柳依依，衣袂翩跹，倾城出游，临水宴游，踏青寻芳，笙歌漫岸。帝都春色，人间盛景，女子簪花，公子踏春，山河明媚，岁月温柔。崔颢笔下“巳日帝城春，倾城祓禊辰”，弱柳遮道，车马盈津，一整个春天的鲜活与烂漫，都铺展在这一日。古人将人间盛景，凝于诗行，流传至今，字里行间皆是春风。或被后世的诸多节日冲淡了光芒。如今，上巳不像元宵热闹，不若中秋团圆，无盛大民俗，无举国欢庆，在漫长岁月里，渐渐淡出寻常市井，只留存于古籍、碑帖与诗词文脉之中。可也从未真正远去，它依旧流淌

在暮春溪水边，绽放在枝头绿意里，氤氲在淡淡的兰香中，更藏在每一段穿越千年的文字与诗句里。今丙午良辰，三月初三，我于时光深处，回望先秦临水祓禊的虔诚，回望溱洧河畔芍药含情的浪漫，回望兰亭曲水流觞的风雅，回望长安三月倾城赴春的繁华。当年古人以春水洗尘，以兰草安身，以诗文寄怀，以相聚温润岁月。而今我回望上巳，不止是追忆千年民俗，品读千古诗词，重拾旧时轶事，更是感悟古人顺应天时、心怀澄澈的生活哲思。人间好时节，都在春风里。千年上巳日，诗香润古今。春已深，风正好，溪水依旧，草木芳华。回望上巳，如赴一场跨越千年的约，再度品味华夏文脉里最清逸、最温柔、最纯粹的诗意。风拂兰韵，春满人间，岁岁上巳，岁岁清欢。⑤3

一城烟火，满树槐香

□ 王好

春日寻常漫步，忽然撞见两株洋槐树，这在上海，实在是罕见的树种。一串串雪白的槐花，如风铃般缀满枝头，素净淡雅，一尘不染。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浓郁清甜的槐香扑面而来。瞬间，心绪便穿过千里风尘，飞回遥远的故乡。时光倏忽，母亲离开我们，已二十余载。年年槐花开，岁岁念娘亲。总忘不了旧日故里，忘不了老屋门前那棵洋槐树，更忘不了母亲采摘槐花时的模样。犹记那年春天，风和日暖。我们姐妹三个，一同去参加县里举办的春季运动会。赛场奋力奔波过后，我们每人都得了奖状，满心欢喜踏上归途。刚踏入院门，一缕醇厚馥郁的槐花香便萦绕鼻尖，悄然洗去一身疲惫，醉了岁月，醉了时光。抬眸望去，母亲正站在槐树下，抬

手慢慢采摘鲜嫩的洋槐花。洁白的花穗轻轻落在她的衣襟上，模样温柔又安详。那时烟火温热，亲人健在，槐花正香，日子朴素而温馨。待到采够槐花，母亲便仔细择洗打，做成软糯香甜的槐花蒸菜。那一口春日的清甜，是童年最难忘的味道，是母爱最温柔的馈赠，也是故乡独有的暖意。而今，槐花如期盛放，花香依旧，晚风也依旧温柔。只是赏花的人还在，当年那个为我们摘花、做饭、等候我们回家的人，却再也回不来了。一城烟火，一树槐香，一缕旧时光。人生最低不过的是光阴，最放不下的是思念。漾漾风起，槐香染流年。余生岁岁。每当想起母亲，心底依旧满怀温柔和无尽的伤感。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⑤3

一桥飞架云水间



本报记者 弓华静 摄

麻城杜鹃花正艳

□ 夏化云

“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在槐花飘香的一路抚慰下，经淮内高速转大广高速，我们抵达鄂东大地的麻城龟峰山。不承想，仰慕许久的麻城杜鹃，竟然藏身闻名遐迩的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级5A景区内。龟峰山的美超出了我的想象。当脚步踏上蜿蜒的石阶，当置身于幽密的森林时，我的身心便瞬间融化在这片绿色的海洋。郁郁葱葱的茶园一直向前延伸，这里出产的龟峰岩茶声名远播。石阶两旁，针枝繁茂的马尾松直插云天，洁白素雅的灯台花在绿叶的烘托中悄然铺展，缠绕在苍松翠柏间的紫藤流泻出一条条紫色的瀑布，在树下、岩石的缝隙中五颜六色的山花争奇斗艳。目光所及，龟峰山的风景在每一处起伏的山峦峰峦间肆意流淌，美不胜收。在山风的温柔抚摸中，呼吸着滋润肺腑的清新空气，我感到脚步轻盈，神清气爽，长途行车的劳顿一扫而光。年逾七旬的动过大手术的父亲精神矍铄，愿意与我们一道徒步上山，这让我感到无比欣慰。心心念念的杜鹃花姗姗来迟，好像故意跟我们“躲猫猫”，即便偶尔见到零星的花儿，也显得有些“小家子气”。在枕木铺就的蜿蜒台阶上，游人熙来攘往，使劲地向山攀爬，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相互不停打听着到达杜鹃花海的距离。旅行指示牌上显示的不到两公里的距离，竟然足足攀爬了两个多小时。停下小憩，出发；再休息，又上路，让疲累酸软的双脚得到缓

解。放慢赶路节奏，踏实走好每一步，欣赏沿途的风景，这或许是爬山的意义吧。抬头仰望，一只活灵活现的巨龟昂首耸立在群山之巅，其卓然傲立的气势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令人啧啧称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再一次得到了完美呈现。这里有一个传说。相传，上古时期，神龟背负着北斗七星降临人间，见此处山清水秀，便化作巍峨山岭守护一方。龟背之上，生长着一株株神奇而百病，驱散一切阴霾。当地百姓视其为花神，世代精心呵护。每年花开时节，人们便会聚集在龟背岭下，载歌载舞，祈求风调雨顺、幸福安康。这个古老的传说，为龟峰山的杜鹃花海蒙上了一层神秘而浪漫的面纱，也让每一朵杜鹃花，都仿佛承载着千年的祈愿与祝福。行至龟背岭，眼前的景象让人目不暇接。难以想象，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美丽的地方。在这里，青山悄然披上了一袭粉红的霞帔，十万余亩杜鹃花次第绽放，装点成一片波澜壮阔的花海，层层叠叠，波涛汹涌，似云锦铺就，如朝霞倾泻，一直延伸到天际。那一朵朵，一束束，一簇簇，一片片的杜鹃花，开在被大自然宠爱的神奇土地上，开在云烟叠翠的峰峦之间，开在少男少女痴情的眼眸中，更开在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心海里。行走在杜鹃花海，花儿如热情的使者，夹道相迎。它们或含苞待放，如羞涩的少女；或尽情绽放，尽显绝色风华。在阳光的照耀下，盛开的花朵泛着柔和的光

泽，薄如蝉翼的花瓣仿佛是用最细腻的丝绸精心裁剪而成。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这香气，不似玫瑰般浓烈，也不似茉莉般淡雅，而是一种独特的芬芳，混合着泥土的气息，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这花儿，是大山最美的呼吸与心跳，是大自然精心编排的最美妙的音符。在这里，时间仿佛静止，尘世的喧嚣与烦恼都被抛诸脑后，只剩下心灵与自然的对话。在这片花海中，一棵棵古老的迎客松宛如一个个忠诚的卫士，屹立在龟背岭上，给人一种神奇的沉默的力量。它们枝干虬曲，枝叶繁茂，伸出长长的臂膀，仿佛在热情迎接每一位前来观赏花海的游客。杜鹃花依偎在迎客松的怀抱里，红与绿相互映衬，互相辅成，构成了一幅绝美的丹青画卷。我相信万物有灵，每一朵杜鹃花都被赋予了生命。它们在风中深情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精彩故事。小时候，我曾听父亲说过“祖先移民自麻城”的说法。麻城有着六百年的移民史——平原地区因战乱频频而人口稀少，自明朝洪武年间起，便有麻城人口移居黄淮地区，作为地处淮北平原的“膏粱丰腴”之地的家乡正阳便成为一方生存的沃土。“杜鹃啼血处，尽是故园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麻城也是我的故乡，我离散的魂魄总算找到了归宿，这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也是一种久违的“乡愁”吧。说来也巧，在山路之上，邂逅了一位麻城当地的登山爱好者余先生，攀

谈得知，当地每年都要举办移民大会，且盛况空前。当问到“贵姓”时，这位老乡说他的母亲也“姓夏”，夏姓在麻城是一个有很大影响力的大姓。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不仅有着动人的传说，更有着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龟峰山，见证了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也沾染了他们的热血与汗水。1927年，黄麻起义的号角在这里吹响。英雄的麻城儿女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毅然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麻城的农民自卫军与黄安的农民武装并肩作战，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起义军手持简陋的武器，怀着坚定的信念，冲锋陷阵，前赴后继。他们在龟峰山的密林深处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斗争。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龟峰山的杜鹃花仿佛也被染上了特殊的色彩。它们不再只是美丽的花朵，更成为了革命精神的象征。每一朵花，都像是一位英勇的战士，在风雨中顽强地绽放。硝烟散去，和平安宁的阳光洒在龟峰山上。漫山的杜鹃花绚烂绽放，它们用自己的美丽，纪念着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传承着革命先烈的精神。站在龟背岭上，望着眼前的杜鹃花海，我不禁心潮澎湃。那一朵朵盛开的杜鹃花，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与美好啊！“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我愿将这份记忆永留心间。⑤3

阳光暖暖的

□ 李大刚

窗外的紫荆花，不知什么时候开了。四月初的天气，阳光暖暖的，软软的，洒在花瓣上，像敷了一层光晕。风也有，只是细细的、懒懒的，拂过面颊时仿佛怕惊动了什么——你若不留神，简直感觉不出它的存在。可花瓣还是落下来了。三片两片，悠悠地，像舍不得似的，在空气里打了半个转，才落到青石阶上。我搬了张藤椅坐在廊下，看了好一阵子。风把花瓣托起来，又放下，像在数着什么，又像在等着什么。这些花苞什么时候开的，什么时候落的，风都记得。可风记得的这些事，我差不多都忘了。那年也是这样的天气。你从这儿走，说北方的风硬，刮在脸上像刀子，刮久了，心里头也跟着凉。我送你到车站，一路没说什么话。火车开的时候，你的手在车窗上摆了摆，摆得很慢。我忽然看见你的嘴唇动了动，说了什么，隔着玻璃，却一个字也听不见。火车就动了，先是很慢慢，后来越来越快。我一直等到铁轨空了，才往回走。那时候我想，这个场面，怕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一辈子有多长，那时候哪里知道。现在总算知道一些了。现在我想不起你那天穿的什么衣裳——是青灰色的褂子，还是月白色的衬衫？想不起你最后说了什么——大约是“回去吧”，也大约是“保重”。连你回头的时候笑了没有，也想不起来了。

这些事，风都替我记着呢。它把你的头发吹得乱蓬蓬的，把我眼眶里的泪吹得差点掉下来。多少年过去了，风还是老样子，该来就来，该走就走，从来不迷路。我在这小城住了这么些年，倒也习惯了。有时候在街上走，看见一个人的侧脸，心里忽然怦然心动。或者不是侧脸，只是走路的姿势，只是回头望了一眼的样子。便多看了两眼。风起了，我低下头，慢慢走开。风大约觉得好笑——都这么些年了，还在这里磨蹭。时间这东西，真叫人说不清。该记住的，不知不觉就模糊了；不该记住的，倒死死地留在心里。我记得你口袋里总有一种薄荷糖，小小的圆片，绿莹莹的，含在嘴里凉丝丝的。记得你写字的时候爱咬笔帽，铅笔帽上全是细细的牙印，像小老鼠啃的。记得你说怕打雷，偏又不肯承认——轰隆一声响过，你的肩膀一颤，却还要说“我才不怕”。风就不一样。它从很远的地方来，见过的事多了去了。哪朵花什么时候开的，哪种种子落在什么地方，谁在什么时候说过什么话，它都记着。它从来不嫌烦。有人说我记性不好。其实也不是。有些事，记那么清楚，做什么呢。紫荆还在落。风还在吹，细细的，懒懒的，不上身。再过些年，说不定连你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那也没了什么的要紧。风替我记着就行了。⑤3

微霞满天（外一首）

□ 朱宝莹

我笃信我梦见过这里
落日这只大铁球
仍滋滋冒着热气

一群不知名的鸟
没入丛林深处
半山腰的黄昏木
向山下的小村低垂

背包把我卸在山顶
栓皮栎又绿了几片叶子

霞光如潮水般涌来
又退去

我起身，拍了拍
裤腿上尚未冷却的余温
山下，灯一盏接一盏
亮起
路，在脚下分岔

没有人知道，此刻
我为何会在这里
望着山下的小村

流泪

樱桃熟了
由花到果，仿佛一眨眼
佝偻的腰身还来不及直起
枝条就低过了屋檐

那些深红的脸，一嘟噜，一串串
挤着，闹着——
谁也不问
撑起它们的骨头
什么时候越压越低

母亲站在树下
影子先于她弯下腰去
她伸手摘一颗，停一停
像在教自己
还剩下几颗

我们被风吹散
各自红了各自的枝头
只有那棵老树还站在原地
把整个天空
举成一个空空的篮⑤3